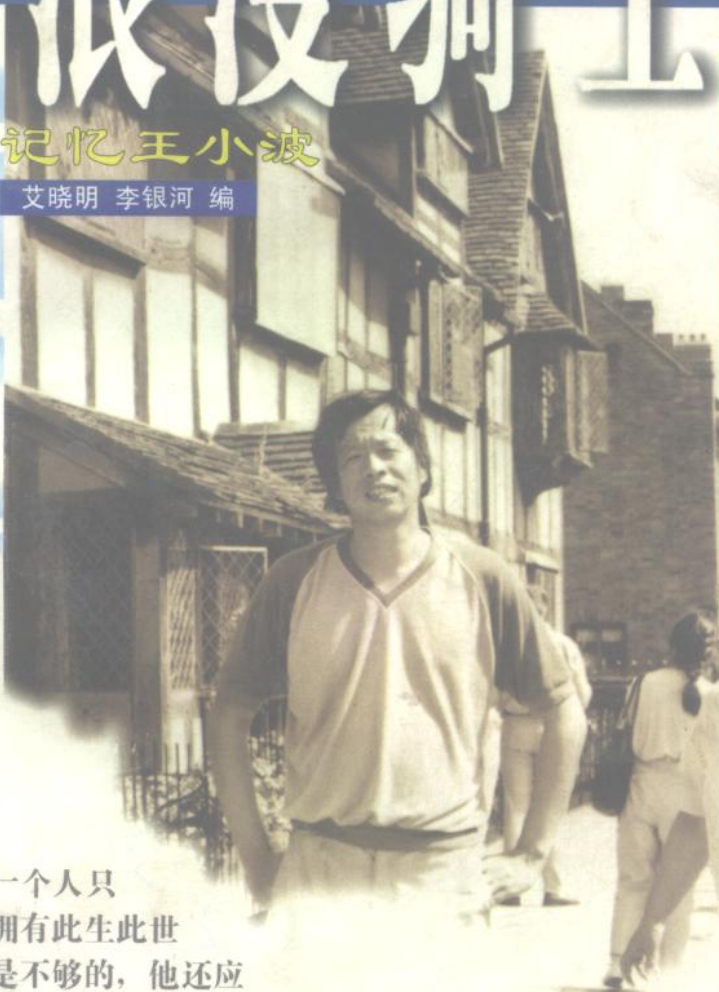


浪漫骑士

记忆王小波

艾晓明 李银河 编



一个人只
拥有此生此世
是不够的，他还应
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中国青年出版社

K825.6
AXM / 1

浪漫骑士

记忆王小波

艾晓明 李银河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王 琿

装帧设计:沈 亮

浪漫骑士

——记忆王小波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市密云银河商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8 357.2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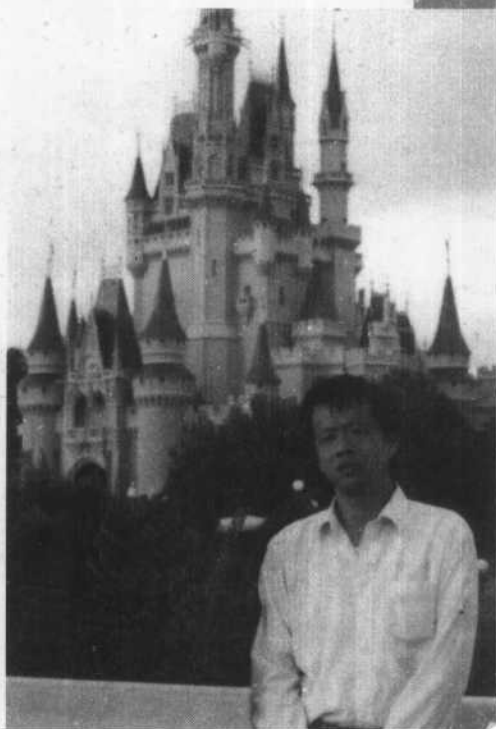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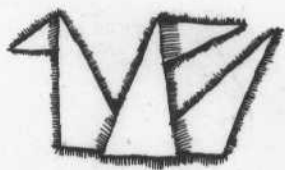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9.80 元

ISBN 7-5006-2611-8/K·318

序

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



目 录

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代序)/艾晓明	(1)
-------------------------	-----

辑一 写作人生

沉默的大多数	(19)
思维的乐趣	(31)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40)
我的精神家园	(43)
我对小说的看法	(46)
小说的艺术	(48)
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	(51)
《未来世界》自序	(53)
《怀疑三部曲》总序	(55)
《怀疑三部曲》后记	(59)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60)
关于文体	(62)
关于格调	(65)

工作·使命·信心

——《黄金时代》获奖感言…………… (70)

与人交流

——《未来世界》获奖感言…………… (71)

辑二 顽童时代

成长岁月

——与宋华女士、王小平先生谈王小波/艾晓明 …… (75)

母亲的忆念/宋 华…………… (106)

我的女婿王小波/李克林…………… (113)

吾弟小波

——王小芹致李银河信/王小芹…………… (116)

我的弟弟小波/王 征…………… (119)

童年时的小波哥哥/王晨光…………… (126)

我的舅舅/姚 勇…………… (129)

顽童时代

——与胡贝先生谈王小波/艾晓明…………… (134)

辑三 诗人之爱

诗人之爱

——至银河(书简)/王小波…………… (153)

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李银河…………… (189)

我们曾经拥有/李银河	(193)
《绿毛水怪》和我们的爱情/李银河	(196)
小波的人生选择	
——与李银河女士谈王小波/丁 东	(199)

辑四 工作肖像

我希望善良,更希望聪明/王 锋	(211)
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黄集伟	(216)
以理性的态度/田 松	(225)
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	
——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王伟群	(239)
有关《东宫·西宫》	
——访导演张元/丁 东	(243)
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谢 泳 丁 东	(248)

辑五 阅读王小波

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	
/李银河整理	(259)
王小波缔造“黄金时代”/黄集伟	(265)
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	(270)
超越羞耻心文化/丁 东	(277)
满纸荒唐言/朱正琳	(281)

初读《黄金时代》/何怀宏	(284)
我读《黄金时代》	
——关于性价值观的超越/邢小群	(287)
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艾晓明	(291)
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李公明	(297)
重说生命、死亡 ¹ 与自由	
——读现代传奇《红拂夜奔》/艾晓明	(299)
跳下床来评《红拂夜奔》/张世君	(305)
寻找智慧/艾晓明	(309)
穷尽想象/艾晓明	(313)
爱情最美好之处/艾晓明	(316)
思维的乐趣/艾晓明	(324)
欲解王小波/朔 维	(328)
引人注目的王小波/杨 泥	(333)
审读意见/牟正蓬	(336)

辑六 记忆之河

呼叫王小波/王 童	(345)
诗意世界的拥有者/钟洁玲	(347)
悼念王小波/崔卫平	(349)
王小波的遗产/静 矣	(351)
我所认识的王小波/赵洁平	(355)
寄往仙界/刘心武	(360)

自由的灵魂/周国平.....	(364)
我与王小波/林 白.....	(367)
祭王小波/李大卫.....	(369)
理想的知识分子/张晓舟.....	(372)
批判王小波/段小东.....	(375)
你很寂寞,所以你走了/邢小群	(378)
送小波/冯小双.....	(383)
怀念/张卫民.....	(386)
以小波的方式怀念小波/杨长征.....	(395)
小波出走/赵 宁.....	(400)
致沈昌文先生信(节录)/徐 培(美国).....	(402)
怀念王小波/李奇志(日本).....	(403)
我印象中的王小波/钟 明(加拿大)	(406)
地久天长/刘晓阳(美国).....	(409)

后记/艾晓明	(425)
--------------	-------

■ 世纪之交的文学心灵(代序)

艾晓明

北京作家王小波,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多月来,有近百家报刊报道了他的去世和遗著出版的消息。现在全国各地的书店,都可以看到花城出版社推出的王小波小说遗著“时代三部曲”。凝重的书名:《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配以不同色调的封面,封面上印制了古希腊绘画中的人类经历的世代,意境悠远深沉。

这些小说代表着王小波对文学的关怀和理解,代表了他渴求达到的艺术水准。与我们历来已有的作品相比,王小波的作品是不同的一种。他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由于作品本身的这些特质,王小波生前经历了出书的重重困难。然而,作品的手稿在大学、出版社流传期间,一直有拍案叫绝之声。王小波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也是本书的作者们思考的问题之一。由于他的作品一直没有在国内完全出版,我们的讨论也一直延宕到今天。现在他的全集正在筹备,小波却不在了。

小波在他的小说《红拂夜奔》中重写唐传奇人物红拂的死,那个死旷日持久,好像永远死不完。但最后魏老婆子想收尸时,红拂却不见了。这个结局好像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小男孩为了不吃蜗牛而上了树,他从此就不下来了。他在树上读书,在树上恋爱,还在树上经历了战争。你会想,他总不能死在树上吧?可他就是没有

下来，连人们摆好了被单等他摔下来，他也没下来，他抓住一只偶然飞过的热气球，飞走了。

这是小波喜欢的一个故事，而我想的是，他自己就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这棵长绿之树，这片大地，是他热爱的文学和生命。他渐行渐远，终于我们看不见他了，他升入了那些永恒的文学之星闪烁的天空。

生前，小波说起过斯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作过”；他说，还得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他的书到我所在的广州中山大学的书店时，隔壁的小学正在放课间操的音乐。听着远处的声音，看着小波这些在糙纸上流传的文字终于成书，醒目地陈列在大台上，我不禁想，那些将要长大的孩子，可会成为这些书的读者吗？

我无法预料未来的情形。我不能肯定，在下一个世纪的倒数第三年，会有文学系的新生，走在图书馆书架高耸的长廊；他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片黑压压的书架前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他的作者是王小波。这个想象也许太原始，读者，可能是坐在电脑前，他在这个目录下找书，他从光盘里调出了王小波这个名字，后来，他说：有趣！是真的可乐！那个世纪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如此开心啊！

我不能确知这一切，我，我们——我们这部书的作者。我们只能说出自己对一个人，对一部书的理解。我还知道，我们所有的话，未见得就能说明王小波正是如此这般，因为所有的回忆、言谈，不免都是些破碎、不连贯的断面，人和人的交往也都有既定的边界。何况，他在他的作品里，已经把自己表现得再充分、再明晰不过。无需我们去增加，或者去删减。我们做不了塑造他的事情，他用自己的劳作完成了他的一生。他的作品说明了、建立了、再创造了他自身。我们说的，只是，作为他的同时代人，我们的一部分生命的经验，阅读的经验。

这些经验是否有助于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社会环境、文化气氛？是否有助于走近、认识一个叫王小波的人？我不能给出

太肯定的答复。但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件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知道，他是重要的，是不能被遗忘的，我们做出这部书，是向一位潜心创造的人表达我们的敬意。这个表达，也许太迟了。尽管迟了，我们也要这么做，我们把有关他的生活和创作的资料收在这里，是为下个世纪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留下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告别和悼文收在这里，是在亡灵之前祭献哀思的花篮。所有的文字，长短不一，风采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自负文责，编者并蓄兼容。我相信这样做，合乎尊重生命和尊重他人的原则。

和本书的大多数作者相比，我和小波认识得相当晚，相识的机缘也没有出奇之处。他的小说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审稿，我所在的教研室主任陈琼芝教授正好在那里兼职做编审。她推荐我看她审读的手稿，手稿是电脑打出来的，当时电脑稿不多见。我看了后，知道作者正好住在我们学校附近，这样我就和他约着见了面。那是1993年的夏末。一年以后，我离开北京到广州工作，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从相识以后，也和本书的其他一些作者朋友一样，我们都像小波写到过的一种人，见人就问“吃糖不吃”，我们问的是：出书不出？我们认为他写的小说正是我们想看的那种，太应该出版了。我们共同经历了小波出书不顺的困境。我还记得一个狂沙漫卷之夜，银河把小波的稿送到我家，由我第二天再交给一个出版社的人看。银河说因为小波喝醉了酒，所以她送来了。我又把银河送回刺骨的寒夜里，看她骑车顶风而去。我记得当时我们说到小波作品用语粗鄙，而银河说：其实小波内心是个非常优雅的人。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在王小波去世之后，我再见到他。我走进他的家庭，和他的母

亲、他作品中多次提到的哥哥，有过漫无拘束的长谈。这些与小波的生活和作品有关的内容，我都从录音中整理出来，收在本书中了。读者从这里也许可以发现他早年生活的踪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说“我父亲一生坎坷”、“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

在我认识王小波的时候，我写自己往事的一本书《血统》即将出版。我把校样拿给小波看，一方面是以文会友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也请他给写个序。他很快就写出来了，但我交给出版社的时候还是晚了，没有用上。在小波生前，他父母的具体经历我所知甚少。我们很少聊到这个话题。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最好的一位朋友刘晓阳先生，在美国看到我从前网上传过去的访谈录，也说：这才知道更多他的家事，因为我们互相都不打听对方家里。我这样说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小波的父亲曾蒙受极大冤屈，又曾被毛泽东他老人家接见，这些轶事都带有传奇般的色彩，但在我编辑这本书的陈述中，这些都只作为事实存在，并非要增加小波这个人的传奇性。

我之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第一，我们曾在一个讲究血统的年代长大，长大以后，我们重新获得了个人价值、自我、知识等观念，重新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和追求。这也是朋友之间不打听家世的原因。我们不必凭一个人的家世来评价他本人。这个原则是好的。现在我重看小波为《血统》写的序，我欣赏他那种开放的视野。他不是从个人的、家庭的不幸经验来接纳我的作品，而是带着反省和更平静的心态。他说：事实上一筐烂桃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14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在另一篇题为《优越感种种》的杂文中，他说：优越感并不能造成实际上的优越，这种想法实足虚妄。

但是，另一方面，我还认为，了解了他的家庭的遭遇，对他自己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形成，仍有一定的说明性。这是那些事实有必要存入这本书中的一个理由。那些苦难和荒谬，既是他个人的一种处境，但在中国，又带有更普遍的性质。

在1993年的一个秋夜，我去找小波，他正从外面回来。他说，父亲的书出版了，他去给父亲生前的友人送书来着。这本书，也是小波去世以后，我从小波的母亲宋华女士那里看到的。书名为《逻辑探索——王方名学术论文选》，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方名教授生前，在1981年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前言。

在前言中，王方名教授说，这本书是作者从事逻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25年的大事纪要，他说到50年代的逻辑问题论争，下面这些段落的字里行间，包含了沉痛的心情：“经过二十多年的沧桑巨变，许多上述论断的坚持者早已随沧桑巨变而离开了人间，但这些论断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完全过去。我感到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仍在继续。”他回顾自己25年的学术历程，说：“这对于一个人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但对于一门科学的重大发展，则可以说刚刚起步，特别是经历10年浩劫，中断10年科研工作时间，大批宝贵科研资料丢失，目前所作的工作与本人愿望相去甚远。”

这本著作，到著者写序的12年之后才获出版，离王方名教授去世的1985年，又过了8年时间。

有关这一切，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时有提及。说到那个灾难年代，他认为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而是再也得不到思维的乐趣：

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十全十美了。

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已经被隔绝了。

父亲的坎坷经历也以变形想象的方式进入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创造——我知道，毫无必要把生活中的事和小说中的人物扯到一起，小说形象是想象的产物，无需知道任何生活原型，也可以理解

和欣赏小说的人物，况且真正的艺术生命还在于，这些人物是无需传记线索而存活和光彩照人的。但是，小波小说中写到他对人物的理解，我想，可以这样说：他用这样的理解确切地表达了他对往事和父辈的态度。在《黄金时代》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过，在似水流年里，有一些事叫我日夜不安。就是这些事：贺先生死了，死时直挺挺。刘老先生死了，死前想吃一只鸭。我在美国时，我爸爸也死了，死在了书桌上，当时他在写一封信，要和我讨论相对论。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会，继续活下去。我自己再也不想掏出肠子挂在别人脖子上。

93年秋末，我读完了他的小说稿《寻找无双》，写了读后感《寻找智慧》，这个题目来自他的《序》中的一句话：本书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地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我拿给小波看，他看后说到，父亲挨整后，在街上碰到过去认识的人，那人转身就走，好像从来就不认识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父亲挨过整。但即使他不说，这一点也不新鲜，他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其处境可想而知。而当小波说出这一点时，我有一种新鲜感，新鲜感是来自这和他小说的联系，他被刺痛父辈的那一个转身的背影所触发，结构了一部多么异想天开的新传奇。老故事里的大团圆结局被他颠覆了，他以仿传奇的形式尽情嘲讽乌托邦时代的社会心理，从其中发掘出那么丰富的喜剧性。昨天，《当代文坛报》的主编给我带来刚出版的1997年第三期刊物；作为对小波的纪念，该刊首次在国内登载了这篇书评。

在相距遥遥的几年间，我在我们南方的报纸上，在到达南方书店的北方刊物上，不断读到小波的杂文。

小波则给我寄来他的小说稿，最早的是《2015》，最晚的是《白银时代》，最让我入迷的是《万寿寺》。他总在信中说：我还在写小说。或者是：我正在写一个小说，前前后后写了十七八遍。

我记得在系里收到《万寿寺》的情形，那是用蓝色色带针打在那种一匹布一样折来折去的宽纸上。我就站在走廊上读《青铜时代·序：我的师承》，周围一切嘈杂我都听不见了；只有这些蓝色的句子，带着音乐般回旋萦荡的声音。这是小波写小说写到了某种极致时他的内心独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自己如此地迷恋现代汉语的韵律；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出自己师承了这样一条不为人知的文化线索。这是一个发现，这个事实从来存在，它一直作为不传之秘存在，王小波第一次把它破解，他不仅说出其秘密，而且，他用自己在音韵上具有同样效果的散文叙述，印证了这个文字的奥秘所系。由这个发现，我们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事实，它被忽略了很久很久。在我们既往的文学生活中，一直都有那条波澜壮阔的暗河；那河是存在的，它从西方的，从那源头深远的古典文学里流过来；那些拥有才能却被剥夺了创作机会的中国诗人翻译家们，在喧嚣的、僵化的当代文学河床之下，引来了那远方的活水。有一个人，从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为这水声惊动，为这水声陶醉，听见了那天籁。

读小波的小说，我常常想，这种小说是为我这样的读者写的。我一直希望当代中国的文学中有这样的小说，它能在智力上启发我的智慧，在语言上给我快乐和美感，它延展记忆和想象，比起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小说毫不逊色。因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以来，我们的文学趣味受到马尔克斯、昆德拉、金庸、伯尔、卡尔维

诺等一批批作家的作品熏陶，我们不再是容易满足的读者。我当然知道，像我这样的读者，不仅不在少数，而且，至少有成千上万之多。

小波的作品就有这种素质，这种素质是异乎之类的，不是我们从来就有的。在我作为读者的一生中，终于等到了这样一种作品，它由一个中国人写出，这是幸运相逢。他写文革，是出奇机智地介入，介入到别人从未介入的层面，个人想象和性。他从容游戏于古代传奇的材料中，用他所谓“历史狂想主义”的顽童心态，建构、消解故事，于传奇寓言中拼贴现代人生。他尤其是长驱直入于莫须有的世界，纯然从幻想中产生了千年之前的湘西凤凰寨、长安城。他写的那些古之今人，今之古人，大智大勇，痴迷憨呆，倾国倾城。他虚构了另类人性争战，以智慧、性爱、有趣为一方，与无智、无性、无爱、无趣的另一方，在今古时空，在故事的各个层面，在思维和想象的领域反复讨伐争战，这一切，真令我拍手称快。

而我知道，这一切，他写得非常刻苦。这是我亲眼所见。

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作本身，首先是一件可以带来快感的事。但会有简单的快感和复杂的快感，一个喜欢下棋的棋手的快感与象棋大师的快感就会有这种区别。文学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成其为一种事业，才需要这样一种敬业精神。小波在《未来世界》的获奖感言中写到：“文学是一种永恒的事业。”“我觉得，这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的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当我重读到这些，我相信，小波正是在这一信念上，和当代世界那些文学大师有深切的沟通。一位1989年塞万提斯奖得主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这位巴拉圭的作家认为，作家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一部虚构的作品就像一只装着信被投入大海的